

全集

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

死魂靈

第二十卷

光華書店發行

1948



容 遺

先生手畫書面圖案(二)

(一) 猫頭鷺 (二) 雨 (三) 天
(四) 樹 (五) 月
(六) 重
(七) 元。七一二五



野草

魯迅著

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



壁下譯叢

魯迅：

上海北新書局印行
一九二九。

WUUSING
華 益 集

小 約 翰

WUUSING
華 益 集



小 得 波 花 李

先生手畫書面圖案(二)

靜的頓河



李流芳

萌芽

十字街頭

先生手畫書面圖案(三)

魯迅：三閑集

集外集

魯迅：二心集

尚贍北調集 魯迅

魯迅自選集

海 燕

木刻紀程

魯迅：偽自由書
一名：不三不四集

准風月談

先生手畫書面圖案(四)

支惠勒珂綏凱
集 画 版

支惠勒珂綏凱
集 画 版

一九三七年
上海三間書庄印造

海上述林 下卷
海上述林 上卷

JTR

自 然 文 文

引玉集

引玉集

D.MITROKHIN, A.KRAV.
CHENKO, N.PIISKAREV.
V.FAVORSKY, P.PAV.
LINOV, A.GONCHAROV,
M.PIKOV, S.MO-
CHAROV, L.KHIZHIN-
SKY, N.ALEKSEEV,
POZHARSKY 木刻 59幅

引玉集

木刻的图画，原是中国早先就有的東西。唐宋的佛像，紙牌，以至後來的小說傳像，戲臺心圖，我們至今還能够看見實物。而這山川明白：牠本來就是大家的，也真是一個“你”的。明人常用之于詩裝，近乎稚氣，然而綺結是有人學士在牠全體上用大筆一揮，證明了這其實不過是踐踏。

近五年來這些突起的木刻，雖然不能說和民族文化無關，但決不是華中粉飾，擴了新裝；牠乃是作者和社會大眾的內心的一致的要求，所以僅有若干青年們的一副饑軍和成塊木版，便似若廣得此蓬之勃。牠所表現的是臺灣學生的熱誠，因此也常是現代社會的魄魄。寶鑄其在，沒牠誰，而然也是不可的，但指為俗，却又未免不俗。這之前，有木刻了，却未曾有過這境界。

這裏是所以為新興木刻的緣故，也是所以為大眾所支持的原因。血脉相通，當然不會被誤視的。而以木刻不但清除了雅俗之辨而已，實在還有更光明，更偉大的事業在前面。

要被看作高而美的風景和靜物畫，在木刻上是威少了，然而看起來，這二者反顯着較優的成绩。因為中國舊画，兩者最多，而需用染，不見其久經攝取的而長了。而現在最需要的，也是你者最着力的人物和故事画，却仍免有些逊色，平常的器具和形態，也間有不免變謬的。由這事實，一面固是見古文化之禪以看後來，也來傳看以來，但一面也可見入“俗”之不易了。

這選集，是聚全國良品的精粹的第一本。但這並非始，不是成功，是我個沉寂的進行，廸山以更有無盡的莊謹蔽空的大隱。

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

行干

魯迅全集 第二十卷 目次

死魂靈

序 言（俄國珂德略來夫斯基作）	三
死魂靈第一部	四一
附 錄（德國培克編）	
一 「死魂靈」第一部第二版序文	四五三
二 關於第一部的省察	四五九
三 第九章結束的改定稿	四六三
四之A 戈貝金大尉的故事（第一次的草稿）	四八〇

四之B 戈貝金大尉的故事（被審查官所抹掉的原稿）……………四九〇

死魂靈第二部……………五〇一

附記（許廣平作）……………六〇五

附錄

自傳……………六〇九

魯迅先生年譜（許壽裳編）……………六一三

魯迅譯著書目續編……………六三五

魯迅先生的名・號・筆名錄……………六四五

魯迅全集編校後記（許廣平作）……………六四七

魯迅全集 第二十卷 目次

死魂靈

序 言（俄國珂德略來夫斯基作）	三
死魂靈第一部	四一
附 錄（德國培克編）	
一 「死魂靈」第一部第二版序文	四五三
二 關於第一部的省察	四五九
三 第九章結束的改定稿	四六三
四之A 戈貝金大尉的故事（第一次的草稿）	四八〇

四之B 戈貝金大尉的故事（被審查官所抹掉的原稿）……………四九〇

死魂靈第二部……………五〇一

附記（許廣平作）……………六〇五

附錄

自傳……………六〇九

魯迅先生年譜（許壽裳編）……………六一三

魯迅譯著書目續編……………六三五

魯迅先生的名・號・筆名錄……………六四五

魯迅全集編校後記（許廣平作）……………六四七

死 魂 靈

俄國

N·V·果戈理

作



N. V. GOGOL
Th. Moller 畫 (1841)

序言

—

果戈理的長篇小說死魂靈，在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史上，是佔着特殊的地位的。這是有藝術價值的第一部長篇小說，其中呈現着出于偉大的藝術家和寫實主義者的畫筆的，俄國社會的生活的鉅大而真實的圖像。在這小說裏，俄國的詩人這才竭力將對於舊習慣的他個人的同情和反感，他的教化的道德的觀察，編入他的小說和故事裏面去，而又只抱定一個希望：說出他所生活着的時代的黑暗方面的真實來。

由這意義說，死魂靈之在俄國文學史上，是成了開闢一個新時代的記念碑的。

在十九世紀的第一個十年——即所謂『浪漫諦克』和『感情洋溢』的時期——

中不住的牽制着俄國詩人的，只有一個事物，就是他個人。什麼都遠不及他自己和一切他的思想，心情，幻想的自由活動的重要。他只知道敍述一切環境，怎樣反映于他自己，即詩人；所以他和這環境的關係，總不過純是主觀的。但到十九世紀的第四個十年中，藝術家對于自己的環境的這主觀的態度，卻很迅速的起了變化，而且立即向這方向前進了。

從此以來，藝術家的努力，首先是在竭力誠實地，完全地，來抓住人生，並且加以再現；人生的紛繁和抵牾，對於他詩人，現在是他的興趣的最重的對象了。他開始深入，詳加分析，於是純粹地，誠實地，複寫其全體或者一部份。藝術家以為最大的功勞，是在使自己的同情和反感退後，力求其隱藏。他惟竭力客觀地，並且不懷成見地來抓住他所處置的材料，悉數收為已有。

藝術家的轉向客觀的描寫，有果戈理這才非常顯明的見于俄國文學中，在巡按使和死魂靈上，我們擁兩幅尼古拉一世時代的極寫實的圖畫。果戈理是在西歐也負俄國文學的盛譽的所謂「自然主義」派的開基人。一切俄國的藝術家，是全都追蹤果戈理的前軌的，他們以環境為辛苦的根本的研究的對象，將牠們作為全體或者一部份，客